

三十而立再出發—— 《澳門研究》創刊30周年有感*

吳志良**

今年是《澳門研究》雜誌創刊30周年。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走過從創刊、停刊再到復刊的曲折歷程，已逐步成為澳門問題研究領域的學術名刊。1988年6月22日，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創辦旨在“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澳門研究》雜誌，此後一度停刊。1993年2月，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決定加強合作，重新編輯出版《澳門研究》雜誌，以回應“後過渡時期”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時至今日，《澳門研究》雜誌已創刊30周年，復刊25周年。25年來，本人有幸直接參與《澳門研究》雜誌復刊以及復刊之後從約稿、改稿到編輯、出版等工作，與黃漢強、馮少榮、曹晉鋒、楊允中、郝雨凡、林廣志、林玉鳳幾位主編或執行主編共同陪伴《澳門研究》的成長。在今天、在這個場合，我們應該向澳門研究所的創辦人林達光校長、《澳門研究》的創辦人黃漢強先生致敬，向多年來在不同時期參與《澳門研究》編輯出版工作的各位主編、執行主編和工作人員、向各位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這些年來，我與《澳門研究》雜誌朝夕相處，有幸參與、見證了《澳門研究》雜誌從初創到壯大的全歷程，備感榮幸，亦感慨萬千。藉此機會，我從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的得與失兩個方面談幾點感想，作為我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版工作的反思，與大家分享，與諸位共勉。

一、《澳門研究》對澳門學術發展的貢獻

自創刊特別是復刊以來，《澳門研究》雜誌作為海內外澳門研究者交流思想、展開學術對話的重要平台，對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18年8月30日“《澳門研究》三十年——系列活動開幕研討會暨澳門研究中心聘書頒贈儀式”上的主旨演講。

** 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問題研究成果的主要發表平台之一，這是其作為學術期刊的天然職責和安身立命之本。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四輪談判，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和平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在此背景下，澳門學術界對澳門前途有諸多思考，對澳門未來有諸多憧憬，對澳門歷史以及澳門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有諸多研究，但是，這些適應時代需要的成果卻缺乏一個有效交流、討論和爭鳴的平台。因此，《澳門研究》雜誌應運而生，並確立了“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此後，《澳門研究》雜誌一直秉持這一宗旨，發表了大量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實踐導向的政策研究成果，比如：在澳門政治研究領域形成大量政治發展、公共行政改革、政治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成果；在澳門經濟研究領域形成大量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經濟發展模式、區域合作的研究成果；在澳門法律研究領域形成大量刑法、民商法和具體部門法律以及法律本地化、法律改革的研究成果，如此等等。

其二，《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學術成長的孵化器。1992年2月24日，澳門行政當局頒佈法令重組澳門基金會，將其宗旨從“管理澳門東亞大學”調整為“進行文化教育工作，以促進科學技術研究”。作為澳門基金會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經與澳門大學商議，《澳門研究》雜誌於一年之後復刊，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在此一時期，我們考慮到澳門整體的學術研究力量還比較薄弱，《澳門研究》雜誌的門檻不宜設置過高，目的在於鼓勵澳門問題研究者特別是澳門本地青年學者思考澳門、研究澳門，並儘可能地將這些思考和研究轉化為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出來，在充分、廣泛的交流、互動中增進自身的學術水平，從而推動了許多研究成果的形成和發表，促進了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從初創到發展再走向壯大。

其三，《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研究者成長的催化劑。上世紀90年代，澳門不像內地，具有一支包含資深學者、青年學者、各高校或研究機構全日制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內的龐大的學術研究隊伍，澳門本地學術隊伍的規模比較小，很多澳門研究者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學

位，並非全職學者，他們完全出於個人興趣和社會責任感思考澳門、研究澳門，本身並沒有強烈的學術成果發表壓力和激情。因此，《澳門研究》雜誌充分發揮自身的平台優勢，將這批關心澳門的學者組織起來、調動起來，“逼迫”、“督促”他們在本職工作之餘將業餘的思考學術化、系統化和專業化，進而將其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在此過程之中，廣大澳門研究者的學術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有些人甚至走上了專職的學術研究道路，成為知名的學者。

其四，《澳門研究》雜誌是團結、凝聚澳門研究者的重要紐帶。在澳門問題研究領域，《澳門研究》雜誌屬於創辦較早的一份學術期刊。復刊後，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但我們從來沒有把它當成是澳門大學或澳門基金會的一份雜誌，而是看成一份澳門的雜誌，屬於所有澳門問題研究者。在創辦之初，為提升《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也為推動更多學者加強對澳門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澳門研究》雜誌積極、主動向澳門本地、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區正在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致力於澳門問題研究的青年學生和學者廣泛約稿。在此一過程中，一方面，相關青年學生和學者的學術能力得到有效的歷練；另一方面，他們在交流、討論、互動的過程中逐步達成一定的共識、形成一定的學術思想認同，這對於打造一個學術共同體、對於形成一支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澳門問題研究隊伍起了顯著的作用。

其五，《澳門研究》雜誌為“澳門學”打下了基礎。“澳門學”是一門涵蓋歷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哲學、宗教學等在內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性學問。各學科領域的澳門研究的全面推進和均衡發展，是“澳門學”深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當然，整體而言，“澳門學”的學科研究並不均衡，各學科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跨學科的學術成果明顯缺乏。但是，創刊30年特別是復刊25年來，《澳門研究》雜誌所做的學術積累還是為“澳門學”打下了前期發展的基礎。復刊以後，《澳門研究》雜誌編輯出版總計88期，發表文章逾一千八百篇。這些文章的主題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等眾多領域，包羅萬象。歷史學領域的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黃鴻釗，經濟學領域的黃漢強、陳廣漢，政治、社會

學領域的婁勝華，法學領域的楊允中、駱偉建、冷鐵勛、趙國強，以及一大批年青學者都常常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文章。這些研究成果，為“澳門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學術視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創新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其六，《澳門研究》雜誌促進了澳門學術話語權的把握。澳門基金會自1992年重組以來，構建本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整理澳門歷史檔案文獻、提高本土文化在本地和外地的能見度、爭取學術話語權的回歸成為一項新使命。除了一系列叢書和綜合性圖書的策劃編輯出版，《澳門研究》雜誌在澳門基金會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在於它團結、凝聚、鍛煉了一批澳門本地學者，促使他們形成了一定的學術共識和相近的學術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澳門研究學術共同體，這為澳門學術話語權的回歸奠定了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為建立澳門社會主流價值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澳門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直接的貢獻。

二、《澳門研究》的局限與不足

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與澳門學術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由於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其也存在較為明顯的局限與不足。

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涉獵的領域是狹義的澳門研究領域。自創刊至今，《澳門研究》雜誌一直秉承“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所以我們一直希望並要求《澳門研究》雜誌集中研究澳門，主要發表澳門問題或者與澳門直接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些年來，不乏一些與澳門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高品質文章投稿《澳門研究》雜誌，但是被收錄發表的非常有限。客觀來講，這種思路雖然聚焦了澳門並令澳門本土研究快速成長，但既限制了《澳門研究》雜誌的長遠發展，也局限了澳門學術視野的拓展和澳門與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學者間展開學術對話的空間。如今，《澳門研究》雜誌已屆而立之年，為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澳門學術更好地發展，我們需要重新考量這個問題。

其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尚且不足。在創刊初期，《澳門研究》雜誌上刊載的文章或沒有摘要，或沒有注釋，篇幅從寥寥數百字到洋洋近萬字不等，學術價值和文章品質參差不齊，學術規範遠遠有待完善。此外，我們在設計、裝幀以及出版周期上也有過多次嘗試，似乎都不甚理想。2010年，為“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我們對《澳門研究》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版工作，並且定為季刊。此後，《澳門研究》雜誌各期文章基本的學術規範得到了較大改善，文章的學術品質也得到較大提升，但仍然未盡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長期缺乏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編輯隊伍，編輯委員會也一直沒有真正發揮嚴格把關的作用。如今，相較20世紀80、90年代，澳門學術水平和學術環境已有極大改觀，澳門本地的學術隊伍和學術力量已初具規模，我們理應著力解決這些掣肘《澳門研究》雜誌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制定規範的編輯委員會內部工作制度和匿名評審制度，對來稿的基本學術規範和學術價值嚴格審核和客觀評價，從而推動澳門學術向縱深發展。

其三，《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還有待提高。一方面，近年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整體的澳門研究出現一種宏觀方面過度理論拔高、微觀方面轉向歷史考證式研究的趨勢，呈現出一種“冰火兩重天”的極端局面。宏觀理論過於拔高而缺乏專題研究的支撐，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微觀研究陷入考證式鑽研而缺乏宏觀把握和現實觸覺，可能走進歷史的故紙堆。這都不符合《澳門研究》雜誌一貫的辦刊宗旨。另一方面，《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寬，加強薄弱學科領域的研究，增強不同學科的平衡性。這種“查漏補缺”的功夫，我們在辦刊初期似乎做得更加細緻些，主動約稿，主動填補空白。這些年來，由於投稿量增加，我們主動約稿或組稿少了，現在看來需要恢復這一優良傳統，以點帶面，推動澳門學術水平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最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影響力還有待擴大。考量一份期刊學術影響力最直接的標準莫過於將其納入到某一評價體系當中。這些年來，為促使《澳門研究》雜誌獲得澳門本地、中國內地乃至國際社會的認可，我們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在澳門本地，學者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的文章已獲得澳門大學的認可，將其成果納入到教師的職稱評級體系之中。當然，要獲得與其他一些海內外高水平期刊相若的地位，《澳門研究》雜誌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國內地，《澳門研究》雜誌已經納入到新中國最早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資料提供機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來源期刊的目錄，然而尚未納入到中國當前最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評級系統CSSCI來源期刊行列。毫無疑問，這些評價體系並非檢驗水平的唯一標準，但對於擴大澳門研究成果在中國內地的影響力依然意義重大，值得全力爭取。當然，其中存在一些客觀因素的制約，我們自身存在的主觀問題卻也不能忽視。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認識到澳門研究由於其領域狹小而產生的專業局限性，儘量突顯澳門研究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歷史和現實層面上的普遍意義，只有把這些普遍意義高度、準確地提煉出來，《澳門研究》才可能進入主流的學術視野和評價體系，才能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認可。

三、結語

總而言之，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不僅為澳門學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諸多的政策性研究也為澳門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為保證“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在澳門特區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貢獻了一己之力。澳門學術界的這項使命無上光榮，這些成果也值得《澳門研究》雜誌和澳門學術界感到自豪和驕傲。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一個不斷成長、成熟的過程，《澳門研究》雜誌也不例外。對於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在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必須直面挑戰和困難，找出相應的對策，更好地推動澳門的學術成長，從而促使《澳門研究》雜誌在創建學術名刊的過程中乘風破浪、更上一層樓。我們也相信，澳門學術不僅僅具有地域性價值，深度挖掘、高度提煉澳門研究的成果，不難發現其普遍性意義。而澳門學術研究的普遍性意義，將為澳門研究打開一扇通往中國和世界學術殿堂的大門。

近年來，澳門學術界在努力構建澳門學。我們認為，澳門研究是廣義上的澳門學，構建澳門學就是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澳門本土知識體系不僅具有特殊意義，也具有普遍意義。過去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默默耕耘，為澳門學的構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未來30年，《澳門研究》更應該擔負起歷史責任，為澳門學的構建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一個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版工作者的心願，相信也是澳門學術界的心聲，更是澳門社會的期望。

